紀念佛陀聖誕—談佛陀現代教育　　（第一集）　　1998/4/27　　新加坡光明山　　檔名：21-079-0001

諸位法師，諸位大德同修：

今晚我們在新加坡最殊勝的道場「光明山」聚會，紀念本師釋迦牟尼佛的聖誕。這一邊的大和尚邀請我到此地來做三次的講演，我們的講題是紀念世尊的誕辰，來談談佛陀教育對於現代人的利益。

佛法發源於古印度，世尊的歷史，我相信許多同修都熟悉。可是最重要的，佛法經過三千年的傳播，這段史實在中國古書裡面記載，今年是世尊滅度三千零二十幾年，跟西方人的記載出入很大，彼此都有依據，我們不能說哪一個正確，哪一個是不正確，這個事情很難講，除非釋迦牟尼佛再來，為我們澄清這個事情。但是這樁事情，對我們的修學並不是很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們認識佛教的本質。佛教究竟是什麼？這個不能不清楚，不能不明白。

在近代，幾乎全世界每一個地區，大家都以為佛教是宗教，佛教是世界六大宗教之一，這幾乎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承認、都肯定。連我們作世尊弟子的人，佛門裡面講「四眾」同修，也是這樣肯定，那還有什麼話好說！可是諸位一定要曉得，佛教本來不是宗教，但是佛教現在真的變成宗教了，我們無可否認，它是宗教。變成宗教之後，就不能夠普度眾生了，為什麼？不同的宗教就不相信，你就度不了他，對於度眾生來講，那就大打折扣，這不是佛的本願。

佛教究竟是什麼？我們學佛的四眾同修不能不清楚，不能不明白，佛教的本質是教學、是教育。大家要冷靜在經藏裡面去觀察、去探討，你就明白了。釋迦牟尼佛當年出生在帝王之家，捨棄世間榮華富貴，去從事廣大的社會教育，這是非常非常的難得。他為什

麼不以國王的身分來教化眾生，而以一個教育家、一個學者的身分，從事這個教育工作？這正是世尊偉大之處，是世尊大慈大悲的表現。因為他如果以國王的身分，他教化的對象只有一個國家，不能推動到國際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

就算外國人說的，二千五百年之前那個時代，在中國是春秋戰國的時代，國家沒統一，印度也沒統一，所以國家就很多很多。在中國，大國不過方圓百里，小國只有二、三十里。如果在春秋戰國時代，新加坡這個地區可能就有好幾個國家。如果這種高度智慧、圓滿的教學，要能夠利益一切眾生，一定要突破國家的界限，突破種族的界限，突破文化的界限，突破宗教信仰的界限，才能夠叫普度眾生。普度眾生，推行這個高度智慧圓滿的教學，能令全世界一切眾生得到利益。

我們要問，得什麼樣的利益？佛法的教學，說實在話非常現實。第一個利益，就是佛教我們在這一生當中，如何過最幸福的生活，這是我們大家夢寐所希求的。第二、如何能叫我們的家庭美滿。第三、如何能叫我們的事業順利成功。第四、如何能讓我們有一個祥和的社會，一切眾生都能夠和善相處，都能夠互助合作，共存共榮。第五、讓我們的國家富強。第六、達到世界真正的和平。這些問題都是我們迫切需要的，要怎樣才能做到？唯有推行佛陀的教育，使佛陀的教育普遍宣揚，大家都有這個共識，都有這個認知，都肯依教修行，這六個目標一定可以實現的。然後我們才曉得，佛教育對一切眾生確確實實有真實的利益。佛所講的不是玄學，不是講一種空洞的理論與我們生活不相關聯，所以我們必須要把佛法本質認識清楚。

而佛法在中國、在東方變成宗教，實在說也不算是一個短的歷史，至少有二、三百年。二、三百年的積習，二、三百年的誤會，

確實已經有相當的深度了。我們佛門弟子，特別是出家的佛弟子，沒有盡到宣導的責任，宣傳引導的責任我們沒有盡到。沒有盡到責任，就是世尊的罪人，我們怎麼能對得起釋迦牟尼佛？怎麼能對得起歷代的祖師大德？在民國初年，首先把這個問題正式提出來，還是一位居士，這個在佛門有許多人都知道的，民國初年，歐陽竟無居士。歐陽居士是楊仁山的學生，清朝末年對我們佛法有很大的貢獻的楊老居士。

歐陽大師在民國十二年，當時第四中山大學做了一次精闢的講演，他的講題是「佛法非宗教非哲學，而為今時所必需」。這個講題好！說明佛教不是宗教，佛教也不是哲學，但是佛法是今世所必需，沒有不行。他的講演由他的學生王恩洋居士作成筆記，這一篇講演流通下來了。我是在二十年前，一九七七年在香港講經看到這一篇文章，我讀了之後深受感動，他分析得太好了，說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

在七十年代，我聽說歐洲有一次國際會議，這個大會邀請英國當代的歷史哲學家湯恩比博士做了一次講演，學術性的講演。湯恩比博士在大會裡面宣布，能夠解決二十一世紀人類極困難的問題，只有中國孔孟的學說與大乘佛法。他這個說法跟歐陽大師那個講演，觀點完全相同，出自於英國人之口。這一篇講演確實產生了效果，最明顯的效果，梵諦岡教皇下了一個命令，讓天主教的神父跟佛教交談。我想是受湯恩比博士講演的影響，他們才有這個覺悟。

於是我在台北就有一些神父來訪問我，不但來訪問，亞洲主教團還在台北辦了一個研究所，這個研究所叫做「東亞精神生活研習所」，裡面的學員都是神父、修女，很有文化水平。當時主持這個「研習所」的羅光主教，邀請我為他們講習「佛教精神生活」，請我講這個科目，所以我還有不少神父學生，還有不少修女學生，我

們相處非常融洽。我上課的時候，曾經跟他們說：「很遺憾的，你們請我來講佛教精神生活，如果請我來講你們的《聖經》，那你們得利益就大了。」這是很顯著的效果。

聽說前年，英國政府將佛法列入學校的課程，從小學、中學、大學，教科書裡面摻雜著佛經。在英國的同修把這些資料寄給我，我看了非常高興。但是也很慚愧，印度是佛教的發源地，印度這個國家沒有把佛教列入學校課程；中國是佛教，特別是大乘佛教生根茁壯、開花結果的一個所在，中國也沒有把佛法列入學校課程，被英國人佔先去了，這是令我們很慚愧的。將來寫歷史，英國人領先、天主教領先在學習佛法。現在世界上，許許多多神父、牧師都在研究《大藏經》，比我們出家人研究的情緒還要高，還要認真，還要努力。在我想到將來會有一天，我們出家人要向神父、要向修女去學佛法。為什麼？他們學的比我們高明，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們今天要不認真努力，將來就調過頭來向別人學習，要拜他做老師。事實擺在面前，這個不是推測、不是推想，是事實。

所以我們一定要曉得佛教的本質是大學問，超越種族。釋迦牟尼佛捨棄王位，出家修道，從事於社會教育工作，這就是突破了國家的界限，突破了種族的界限。古印度種族的界限非常森嚴，四姓階級，釋迦牟尼佛提倡平等，四姓平等，這在當時是了不起的，今天所講的人權運動，釋迦牟尼佛提倡的四眾階級平等。突破了不同的文化領域，突破了不同的宗教信仰，這真正是高度的智慧、圓滿的智慧才能夠做得到。

佛法是教育，佛法是教學。我過去在中國向一些知識分子介紹佛法，第一條就說明「佛教是釋迦牟尼佛對於九法界一切眾生究竟圓滿的教育」，這是我們首先要把佛教本質認識清楚，我們才能夠接受這個教育，得到教育真實的利益。我們從過去一直到今天這種

教學上來觀察，你也能夠明瞭它是教育，它不是宗教。我們稱釋迦牟尼佛，我們怎樣稱呼他？本師。什麼叫本師？這個教學的創始人，這個教學的根本老師，我們跟佛的關係是師生關係，這不是宗教。宗教裡面沒有這種關係，宗教裡面神高高在上，人跟神不能平等。在佛法裡面，一切眾生跟佛是平等的，我們稱他作老師，我們自己稱學生、弟子，我們跟佛是師生關係。

佛不在世，佛的弟子代代相傳，把這個教學傳下來，不但是傳了幾千年，而且傳遍到全世界。我們對於這些傳法的人，稱他作「阿闍梨」，稱他作「和尚」。「和尚」的稱呼不可以隨便稱，我跟他沒有這個關係，不能稱他作和尚，稱他作阿闍梨這是對的，阿闍梨就是一般講的先生、老師。實際上，還不能稱老師，只能稱教師。所以阿闍梨翻成中國的意思是「軌範師」，他可以做社會大眾的模範，可以做社會大眾的表率，我們稱他為阿闍梨。和尚這個稱呼那就不一樣，和尚是直接教導我們的老師，我跟他有這麼密切的關係，這個老師我們稱他作和尚。「和尚」是印度話，中國意思是親教師，他親自教我，我直接受他的教學，受他的教導。這就像現代大學裡面的指導教授，指導教授在佛法裡就是和尚的意思。另外一位，校長是和尚，我們直接受校長的教導，校長雖然沒有上過課，但是教學的政策是他制定的，課程是他安排的，教員是他聘請，他聘請這些教員執行他的教學政策，所以校長是和尚。這是我們從這些稱呼當中，你曉得這是教學裡面才有這種稱呼，宗教裡面沒有。

再看看教學的場所，佛教剛剛傳到中國來的時候，國家那個時候是漢明帝，後漢明帝的時代。漢明帝派特使到西域，去聘請法師到中國來講經說法，教化眾生。皇帝派使節去迎請，現在講是禮聘，聘請到中國來。最初接受中國朝廷聘請的是摩騰、竺法蘭這兩位大德，到中國來之後，他們是外國人，由中國主管外事的單位來接

待他們。主管外事的單位，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外交部，來接待；那個時候不叫外交部，叫「鴻臚寺」。這個歷史我們要明瞭、要清楚。

中國古代是君權的制度，但是中國的君權跟西方人的君權大大不相同。中國的帝王都非常尊重知識分子，網羅知識分子來替他管理國家，管理人民。所以皇帝下面設了一個總管，像現在的國務院這種性質，裡面有總理大臣，在中國過去稱為首相，相權很大，帝王沒有不尊重宰相的。所以中國皇帝很少是專制的，什麼事情都要找這些大臣來商量、來開會，怎麼處理，怎麼決定。真正專制不聽大臣話的那種皇帝，國運就差不多快要亡國，快要改朝換代了。賢明的帝王決定尊重知識分子，不會專制。

宰相負責管理這個國家，所以下面有六個部替他辦事。這六部裡面，第一個就是教育部，那個時候叫禮部，禮部主管不叫做部長，在漢朝叫尚書，尚書就是部長，侍郎就是副部長，所以他有兩個侍郎，左右侍郎就是有兩個副部長。副部長管的事情，跟我們現在行政單位其實是相同的，一個是政務副部長，一個是常務副部長，在那個時候稱為左右侍郎。無論是帝王，無論是宰相，他所辦的業務裡面，最重要的就是教育。《學記》裡面講：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，建立一個國家，統治全國的人民，什麼最重要？教學最重要。只要把教育辦好，國泰民安，人民都能夠安居樂業。所以中國不是講法治，更不是講用武力來統治、用警察來統治，不是的。中國自古以來是用禮治、用教育來治天下，達到長治久安，所以宰相底下最重要的是禮部（教育部）。

現在皇帝接受佛教育了，這個難得希有，中國人的福報。所以這兩位法師到中國來之後，跟中國朝野一接觸、一交談，我們中國朝野非常歡迎佛陀教育。為什麼？佛陀教育的理念基礎跟我們中國

儒家教育完全相同，儒家的教學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，佛法的基礎也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。中國自古以來，皇帝所號召、提倡的是「以孝治天下」，縱然他自己不孝，他還是要標榜孝，以孝治天下。理念相同，基礎相同，這一談就歡喜。所以中國朝廷就決心要把法師留在中國，不讓他回去。留在中國總不能長期接受外交事務的接待，外交事務的接待是臨時，把他當賓客。現在要把他當作老師，要長期留在中國，必須要給他建立一個機構，讓他來推展佛教教學的工作。於是皇帝下面再成立一個新的單位，這個新的單位是佛寺。那個時候第一個佛教單位，是漢朝時候成立的「白馬寺」。後漢的首都在洛陽，洛陽白馬寺是佛教第一個辦事機構成立。

為什麼叫「寺」？諸位要知道，寺是政府辦事機構的名稱，辦事機構直接歸皇帝管的，直接歸皇帝管轄的辦事機構都稱寺，所以皇帝下面有九個寺。這個制度一直到清朝還存在，所以諸位要有機會到北京去旅遊，你去看看清朝的皇宮，在皇宮裡面你還看到有這個牌子，九個寺的牌子都有。所以一直到清朝還保留、還延用這個名稱。清朝末年，政治制度起了很大的改革，可是我們在那裡還能夠看到一些遺跡。所以皇帝辦事的機關稱作「寺」。

佛教的寺第一個是白馬寺，為什麼用「白馬」？佛經、佛像在當時從西域那邊運輸到中國非常艱難，白馬馱經、馱佛像，馱到中國來，你就看到中國古人心地多厚，白馬的功勞不能忘掉，所以這個佛寺命名為「白馬寺」。「白馬寺」裡面做些什麼工作？佛經是外國文，一定要通過翻譯。白馬寺最重要的一個任務，就是把梵文的經典翻成華文，就相當於現在的國立編譯館一樣。翻成華文之後，要請法師來講解，就是教學。不但讓我們明瞭佛經的道理，還要學習佛菩薩的生活方式，我們才能夠得到真實的利益。

所以諸位要知道，「寺」這個名稱是古代政府辦事的機關，不

是廟。現在「寺」雖然還有這個字，但是它的概念、解釋已經變了。寺是甚麼？寺就是廟，寺跟廟混合成一起，這就糟糕了。廟是宗教，寺不是宗教。寺在當時，如果用現代的名稱來說，是佛陀的教育部，佛教教育的最高機關。所以在中國兩種教育並行：宰相底下的禮部是國家一般的教育，一般的教學；而「白馬寺」是帝王親自主持，親自推行佛陀教育，這個教育是一個特殊的教育，是社會教育。所以佛教育比禮部推行的孔孟教學，效果反而快速的成長，遠遠超過了儒家的教學。這個原因，我們可以能夠想像得到，因為它是帝王親自推行的。中國老百姓對帝王很尊敬，對宰相固然尊敬，比起帝王那要差很多。所以佛教育是帝王親自主持來推行的，這個速度就快，很快的普及到全國，於是全國各個地區都建立佛教教學的道場，這個道場都稱之為寺，而建築的型式都模仿皇宮。

在古時候，皇宮這種型式民間不可以模仿的，你要是模仿建立皇宮這個模式，那就是造反，那還得了！模仿皇宮這種建築，只有親王、王族才可以。它的建築都分為等級，它有階級，跟穿的衣服、服色都相同。皇帝穿龍袍、黃袍，上面繡的龍只有皇族才能夠穿，其他任何人不能穿這個服色。帝王繡的龍有五個爪，五個爪就是皇帝，四個爪是親王，三個爪是王子。你們諸位看，龍袍分等級的，雖然一樣的顏色，一樣的花紋，龍的爪不一樣，多少不相同，從這個地方看他的身分，他的地位。但是佛是皇帝的老師，那就不一樣，老師辦公的場所當然也可以模仿皇宮了。所以佛的道場統統用皇宮的建築，這是皇帝許可、同意的，不算是犯法，於是佛寺都建成皇宮的型式。

中國人在古時候，不要說太遠，五十年前、一百年前，交通不發達，有許多住在偏僻地方的人，真的是老死不相往來，一生沒有進過城的人真有。所以他對於帝王嚮往、尊敬，沒有機會見到，就

連皇宮也很少人有這個緣分，在皇宮外面瞻仰瞻仰，這個緣分都很難得。但是寺院能夠模仿皇宮的建築，普遍在全國各個地方建立，讓老百姓都能瞻仰到皇宮的建築，使他們對於國家的領導人那種恭敬油然而生。

所以諸位一定要清楚，寺是佛教教育的機構，是推行佛教教育的場所，跟鬼神、死人完全沒有關係。但是現在這個寺真的是廟了，寺跟廟的性質完全分不開了，天天為死人念經。原來佛家教學的道場，現在變了，為死人服務。就好像我們現在的學校，學校本來是教活人的，現在的學校不上課，也不招生，天天在做超度佛事，那學校成什麼學校？諸位要曉得寺是學校。所以現在變質了，變成宗教，普遍都變成宗教，我們還有什麼話說？

人家說佛教是宗教，我們聽到不敢否認，佛教真的變成宗教了。但是我們自己一定要明瞭，在現代這個社會，中國、外國，我過去在紐約講演的時候也跟大家分析過，現在佛教大致上可以分為五種不同的形式：第一種就是宗教，為死人服務的這麼一個場所，變成宗教；第二種是變成學術，特別是在日本，現在在歐美大學裡面，有佛學的課程，有佛學的研究，把它當作一種學術，把它當作一種哲學來研究，這也是變了質的。歐陽大師講：「佛教非宗教非哲學」，它不是宗教，也不是哲學。哲學不是也很不錯嗎？諸位要知道，哲學在整個教學裡面，只是一個科目而已。一個完整的大學裡面有哲學系，它只是一個科系，我們不能把整個大學變成一個科系，那成什麼話！佛教的教學是一個完整的大學，裡面有哲學，裡面也有宗教，宗教跟哲學都是它的一個科系、一個科目，一個科系不能代表全部的課程，不可以代表的，我們要辨別清楚。這是第二種，變成學術。

第三種，很不幸，大概在最近二、三十年間，變成邪教了。說

實在話，宗教跟哲學對於社會雖然沒有什麼太大的好處，但是還不至於有太大的壞處。變成邪教，完全是欺騙眾生，欺騙善良的信徒，這是許許多多國家、地區、政府都下命令禁止的。像新加坡的政府絕對禁止這些邪教，這個作法是正確的。今天在全世界，全世界都講民主、自由、開放。這民主、自由、開放就遭了殃，社會上邪說橫行，一般善良的老百姓，精神、思想、見解被污染，都變成邪知邪見，這個社會就不會安定。唯有真正賢明的領導人，他要對全國人民負責任，禁止這些邪知邪見，這是正確的。不能說這個不民主，保護人民思想的純潔比什麼都重要。

大家今天知道地球生態污染嚴重、環境污染嚴重，妨害我們生理的健康。殊不知，思想、見解被這些邪知邪見污染，影響我們心理的健康。今天在全世界，做得最好最有效的是新加坡的政府、中國的政府，這些邪教絕對被禁止，邪教的言論、邪教的刊物，決定是被禁止的，這是對人民負責的政府，這是對社會安全負責任的領導，值得我們讚歎。

在中國過去帝王時代，的確有它的好處，缺點固然是有，好處多，比民主好處多得多。在帝王時代，言論跟出版是受管制的。古時候，無論是在家、出家的佛弟子，你有著作或者是你作經的註解，或者是你讀的經論，你有心得、有感想，你寫出來的報告，你想把它印出來在社會上流通，一定要經過帝王批准。帝王根據什麼來批准？實在講帝王的事情太多了，他哪有時間看這些東西。他委派當代的一些高僧大德來審查，經過他們看，他們覺得沒有問題，知見很純正，解釋很明瞭，對社會大眾有利益沒有害處，才向皇帝報告。皇帝根據他們的意見批准，才可以流通，才可以印書流通。否則的話，那就是犯法。這一些措施，實在講現在一般民主人士說帝王專制，鞏固他的政權，限制人的思想自由，他說的好像也有道理

。我的看法不然，我是覺得他這種措施，實際上講最大的效果是保護人民思想見解的清潔，防止污染，這是他的功德，我們不可以抹滅。所以我們的思考，我們的言行，一定要客觀，不可以偏激。

過去演培法師在這裡做住持的時候，有好幾次他老人家很想請我到這邊來講演，緣不成熟。有一次我們在一起吃飯，說說開玩笑的話，他問我：「淨空法師，你到底是贊成民主，還是贊成專制？」我說：「我贊成專制，我不贊成民主。」他說：「不行，你的思想落伍了。」我說：「我不落伍，我有我的道理，專制好過民主。」為什麼？專制底下有人才，民主底下的人才出不來。真正有德行、有學問的人，你請他出來作官，請他出來為大眾服務，不容易！請不動。民主的時候要他自己上街去喊，「我是好人，我怎麼好，你們選我一票」，說不出口，難為情。你想想看，哪一個有德行、有學問的人肯拋頭露面，叫人家投他一票？怎麼樣都做不出來。所以你才曉得，真正的人才，在民主這個時代都隱居了，一定要靠民主制度底下真正有賢德之人，他才想盡方法去網羅人才，為國家、為社會來服務，這個是民主制度底下非常賢明的領導人，這種領導人在民主制度底下不多，很少見。

我們今天有緣生活在新加坡這個地區，新加坡李光耀，了不起！我不是在這個地方讚歎他，這是以事論事，在今天全世界的政治領袖人物，有幾個人能跟他相比？這麼一個小的國家，彈丸之地，居然能夠在全世界跟這些大國平起平坐，不容易！這確實是個賢明的領導，民主制度之下能夠選出這樣的人，是這一個地方的福報，這是眾生有福。所以確實新加坡在全世界是最有福報的一個地區，這不是假的。諸位在此地，生在福中不可以不知福，要知道自己有福報，再能夠推行佛陀教育。佛教我們開智慧，所以佛家的教育是智慧的教育，這個要懂得。絕對是破迷開悟，破除迷信，破除邪知

邪見，佛法講的正知正見，這是佛教育。所以佛教育變成了邪知邪見的教育，能夠為賢明政府所禁止，正確的，不是錯誤。除非是有心人士來責難政府，我們頭腦清醒，一定要贊成政府這種措施，贊成政府制定這個法律。

還有一種形態，變成什麼？變成表演作秀的佛教，場面很大很熱鬧，又唱歌又跳舞，載歌載舞，在當中插幾句佛法。那一種，我叫它做「作秀的佛教」，對於我們大家沒有好處，沒有真實的利益，等於你去看表演沒有什麼兩樣，看完那就過去了。

最後一種是傳統的佛教，就是我們今天講「佛陀的教育」，這是真的。真的佛教在現在這個世間很少見了，非常希有。我們今天要學的，我們不是學宗教，我們也不是學哲學，我們也不是搞邪知邪見，我們一定要學習釋迦牟尼佛真實的教誨。世尊真實的教誨都在經典上，經典現在讀誦的人很多，去念，什麼意思？不懂。說實在話，經典你去研究，你也研究不出來，往往你還把經典的意思錯會了。

前幾年，我在中國遇到一些大學教授，這些學者專家們跟我在一起舉行座談會，他們就很好奇來問佛法，我把佛法簡簡單單介紹給他。我告訴他，佛教是釋迦牟尼佛最美滿的教學，他們聽了也感到非常驚訝，從來沒有想過佛教是教育，沒有想過。佛的教學內容是什麼？過去有一年，我有一個學生，他是大學教授，現在在台灣也有相當的知名度。有一年過年的時候，他來給我拜年，夫妻兩個來看我，告訴我，他在輔仁大學講《普賢行願品》。我說：「太好，太難得了。」我順便就問他一句話，我說：「你用一句話來告訴我，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講的是些什麼？換句話說，這一部《大藏經》的內容是什麼？你用一句話說出來。」我給他出這個題目，他想了好幾分鐘說不出來。他回過來問我，我就告訴他：「《般若

經》上講了四個字，『諸法實相』，你同不同意？」他點頭。「諸法實相」是什麼？宇宙人生的真相，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法，說什麼？說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宇宙是我們生活環境，人生是我們本人。換句話說，世尊一生的教學不是講別的東西，就是說我自己跟我自己生活環境的真相，你說這個教育多麼重要！世間還有哪一種教育比這個教育對我們更密切的？找不到！

當時這些老教授們聽到我這個話之後，當然感到驚訝，從來沒想過。我說你們不要用宗教的眼光去看佛教經典，你們要用教學的眼光，你這個念頭一轉，你再去看佛經，你領略的就不相同，你的角度轉變了，你才能看到佛家教學真面目、真精神、真實利益。我說這個話也起了作用，前年我到上海訪問復旦大學，復旦的陳校長告訴我，他說現在大學教授研究佛經，已經有一百七十多人，我們聽到非常歡喜。所以就看我們用什麼眼光來看佛法，什麼角度來接受佛法，你才能得到佛法真實殊勝的功德利益。

讀經要明白經義，明瞭之後要去做。把經裡面所講的這些道理義趣，變成我們自己實際的生活行為，也就是說一定要把佛法、佛經，變成自己的生活，變成自己的工作，變成自己處事待人接物的指導原則。我們搖身一變，我們原本是凡夫，過的是凡夫苦惱的生活，這一變就變成佛菩薩自在快樂的生活，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今天坐在此地跟諸位也是現身說法。我從二十六歲，從方東美先生那個地方知道佛法是教育，不是宗教，把我的觀念改過來了。這四十多年當中，我真的得到利益，利益非常殊勝。我得到好處，所以我才敢勸大家，我這麼樣肯定，絲毫沒有疑惑，把佛法奉獻給諸位同修，要知道經典上字字句句都是無量義，字字句句都使我們一生受用不盡。

如果你要是問，佛法究竟有什麼好處？好處在哪裡？我要問問

諸位，你們希不希望長生？都希望長壽。你們希不希望不老？我也希望不老。你希不希望不病？給諸位說，你學了佛統統得到。最現實的，你學了佛之後就不老、就不病，再告訴你，不死！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我不騙人。你要問我，我就完全肯定告訴你，我不死。這是世間最難得到的，最不容易解決的問題，你都能得到，你都能解決，其餘世間那些事，那叫雞毛蒜皮小事一樁，哪有得不到的！

佛家常說：「佛氏門中，有求必應」，這個話是真的，一點不假，有求必應。那也許你說：「我求，我求不到，沒有感應。」早年，說這個話大概在三十年前，我在台北法華寺講《地藏經》，我講經的時候廣欽老法師還聽過一會。講完之後，也就是講到「有求必應」，有一個法師來找我，我下了座之後，他說：「淨空法師，你講這個『有求必應』有問題？」我說：「有什麼問題？」「哪有這個道理？」我說：「怎麼回事？」「我在佛菩薩面前求一個電冰箱，求了三年都不應。」我說：「有這麼回事情？」我就轉過頭來請教他，我說：「你老人家道場住眾有多少？」他說：「就一個人住一個小茅篷。」我說：「一個人沒有必要，所以佛菩薩不送來。」我說：「我有求必應。我求的是什麼？我沒有求電冰箱，我求經書。」那個時候是在跟李老師求學的時代，我需要參考資料、需要經書。我心裡求這部書，大概總是一兩個月就會得到，就會有人送給我。多少年來，真的如此。心願求這部書，只有一部時間最常，半年多我才得到，《中觀論疏》。這本書是我求所有參考資料裡面得來的時間最晚，半年才得到。真的是有求必應，沒有求不到的。

這一樁事情是過去章嘉大師傳授給我的，教給我的。我對於老師非常尊敬，我對於老師的話絲毫不懷疑，所以我做學生是個標準的好學生。老師告訴我：「當你有所求而求不到的時候，你有業障；不是你求不到，是你有障礙，障礙障住了你所求的，就求不到。

那怎麼辦？一定要把業障消除，業障消除之後，決定是有求必應。」所以我就懂得了，應當怎麼求？如理如法的去求，我們向佛菩薩求，是我們確確實實需要的。像那一位法師一個人住小茅篷，還要一個電冰箱，那是貪心，要過奢侈的生活，這就錯了，念頭就錯了。佛菩薩怎麼會有感應？所以佛菩薩對我們的感應，絕對不是增長我們貪瞋痴的。如果你以貪瞋痴去求佛菩薩也求到了，每一次求都求到，給諸位說，那不是佛菩薩加持，是魔加持，魔就希望你貪瞋痴天天增長。為什麼？你出不了六道，你脫不了他的魔掌，永遠被他掌握，所以那是魔，不是佛。佛一定是幫助我們減少貪瞋痴，消滅貪瞋痴，絕對不會給我們增長。佛幫助我們增長智慧，消除煩惱。魔障礙我們的智慧，增長我們的煩惱。所以諸位如果能從這個地方細心去辨別，什麼是佛法？什麼是魔法？你也會有一個概念了。

現在這個世間，正如《楞嚴經》上所說：「邪師說法，如恆河沙」。正法希有難逢，妖魔鬼怪的法到處都是，不勝枚舉。我們有什麼能力能辨別？當然讀《楞嚴》是好事情，真正熟讀《楞嚴》確實有能力辨別。所以《楞嚴經》是妖魔鬼怪最嫉妒的一部經典，想盡方法要把這部經典在這個世間除掉。《法滅盡經》說，將來一切佛法會滅，第一部滅的就是《楞嚴》。《楞嚴經》要是不除，妖魔鬼怪現形會原形畢露，他就作不了怪。可是今天讀《楞嚴》的人不多，懂得楞嚴的人更少，妖魔鬼怪在你面前你也不認識，你也不能辨別，吃虧上了當。吃虧上當之後能夠覺悟的，那就算不錯了。但是吃虧上當回頭覺悟的人，還是不多，迷在裡頭的人多！將來法滅，最後一部是《無量壽經》，《無量壽經》最後滅。我們在經上看到，一切法滅盡了，佛以他的神力還令這一部經住世一百年。在那個時候，如果有人遇到這部經典，聽到這個法門，都能得度。依照這個經典認真去修學，有求必應。為什麼不去修學？為什麼不認真

努力去學習？

佛法修學，指示我們有綱領，有原則。總綱領、總原則是戒、定、慧三學。我們講戒定慧，大家聽得是很熟悉了，可是戒定慧的意思很模糊，你不清楚。如果我們用《無量壽經》經題的幾句話來講，大家似乎會更清楚一點，更明白一點。《無量壽經》經題上，告訴我們修學的總綱領是「清淨、平等、覺」。第一、佛教我們修清淨心，這個重要；第二、要修平等心；第三、要修覺悟的心。清淨心就是戒，平等心就是定，覺就是慧。《無量壽經》經題，戒、定、慧三學圓滿具足。

我們學佛的人，入佛門第一堂課就是接受三皈。三皈是什麼意思？是正式拜老師，做老師的學生，從今天起認真向老師學習。老師把學習的總綱領、總原則傳授給你，這個綱領、原則叫三寶。三寶是什麼？給你說「佛、法、僧」，你又迷惑了，又把意思錯解了。不但現在人錯解意思，一千三百年前，大家聽到這個名詞就已經搞不清楚了。所以我們在禪宗六祖惠能大師的《壇經》裡面看到，惠能大師給人家傳授三皈，他就不說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」，怕人家起誤會，得不到三皈真實的利益。他換個名詞，叫「皈依覺、皈依正、皈依淨」。然後給我們說明，「佛者覺也、法者正也、僧者淨也」，說的就很清楚了。這是我們入佛門，我們從今之後修學的總綱領，就是修「覺而不迷、正而不邪、淨而不染」，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、工作當中、應酬當中，都掌握著這個原則，你才是佛的學生。如果你還是迷惑顛倒，還是污染，還是不淨，你就不是佛的學生，不是三寶弟子，非常非常重要。

今天時間到了，明天我們還有一會，繼續跟諸位來報告。希望大家利用這三天真正認識佛教，佛教究竟是什麼？對我們有什麼好處？有什麼利益？值不值得我們學習？我們在這三天的時間，把這

個問題解決。希望明白之後，我們認真學佛，各個人都得佛法殊勝無比的功德利益。謝謝大家！